

第三十一章 毫無美感的下毒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糕點裏麵自然有範閑精心配製、居家必備，此次北行旅遊不能少的上好毒藥。

以對方的身份想來也不屑於用詐，見對方看穿了這點，範閑苦澀一笑說道：“我自信這藥粉應該一點兒異味都沒有，肖先生是怎麼察覺的？”

肖恩看了他一眼，又緩攝閉上了雙眼，說道：“你是費介的學生，不論你自己再怎麼自出機杼，依然脫不了費介的範疇。我在你們的大牢裏，吃了十幾年費介配的毒藥，他和陳萍萍舍不得殺我，隻好用這些藥來損傷我的身體經脈。如果賴你，在一個攤子上吃了十幾年油酥餅，忽然間有一天，這攤子的老師傅新收的徒弟，又做了一個油酥餅，雖然做成了蔥油味，我想你依然能夠嚐出是那個攤子上的出品。”

範閑心底深處升起一絲讚歎，歎息道：“大概是每個攤子的麵粉，和水的份量不一樣。”

“是啊。”肖恩微笑著，那笑容卻讓人有些發寒，“毒藥也是一像，我這種老不死，品毒藥已經不是看味道如何，而是純粹看口感了。”

範閑張開了嘴，想說什麼，終於隻是微笑歎息道：“這是什麼境界？這是把毒藥當成大白飯吃的境界啊。”既然肖恩品出糕點中有毒，還坦然吃下，想來這毒肯定沒有什麼作用，範閑接著笑吟吟說道：“天下有三大用毒宗師，我家老師是一個，還有一個已經死了，差點兒忘了肖先生也是這三人中的一人。小子實在是有些自不量力。”

肖恩活動了一下手腕，鐵鏈當當一響，範閑恰到好處地將清水送到他的手中。

一碗水盡，肖恩忽然閉目微笑說道：“如果我要出恭怎麼辦？”

“車裏有馬桶。”

“外麵太陽不錯。”

“已經落山了。”

“看看慶國的**夜色*（**請刪除）*（**請刪除）也是好的。”

“夜寒露重。先生年紀大了，還是留在車裏休息吧。”

一老一少二人，一人閉目輕吐字句，一人微笑回應。肖恩睜眼寧靜說道：“我已經在牢裏呆了很多年。隻在大門處看見一絲陽光，範大人，容我出去看看如何？”

範閑很堅決地搖了搖頭，臉上卻依然掛著笑容：“很危險的。”

“我不危險。”肖恩柔和說道：“既然你們與北麵已經達成了協議。任何有一些智慧的人都知道，安安穩穩地跟著使團走，對於我來說，是最明智的選擇。”

範閑平靜應道：“肖先生，在出京都路前。使團一路的安全都是京都守備師在負責。我想您應該能猜到為什麼這次慶國願意把您交還北齊，這是很屈辱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很擔心，如果您真的戴著手銬腳鐐下車散風，說不定遠方就會忽然飛來許多羽箭，將您射成刺猬。”

肖恩知道這位敵國的年輕大人說的話並不虛假，微笑說道：“難道你不想殺死我？如果我回到北邊，三年之內。我一定會給你們的國家造成難以承擔的損失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清秀的麵容上卻透著一份自信：“我不是老一輩人。所以對於您隻有對傳說的尊敬，我從來不以為您就算回到北邊，還能像當年一般呼風喚雨。當然，如果能將你殺了，這是最簡單的處理方法，但是相比之下，我更看重與您交換的那個籌碼的安全，所以放心，我一定會保住您的性命，一直到北齊的上京，交給你的那些朋友們。”

肖恩沉默著。

範閑笑著說道：“直到目有為止，我依然無法準確判斷您目前保有了多少的實力，所以這一路上我都會十分小心，至於您的馬車外麵，我會隨時保持足夠的力量，以保證當您想出馬車散心吹風的時候，我們能夠馬上做出相應的反應。”

肖恩笑了起來，依然沒有說什麼。

暗中下毒既然被識破了，而且明顯無效，那就隻好來明麵上的野蠻招數範閑輕輕吐了一口氣，然後站了起來，伸腳踩過牢牢縛住肖恩雙手的鐵鏈，很怪異的用一挾黑布係住了肖恩的肘上，輕輕但極無禮貌地拍了拍老人的手背。

然後他從懷中取出一個扁扁的鐵匣子，開匣取一粒細長鋒利無比的長針，細細的針管巧手做成中空，長針後有隆起，不知是什麼材料做的，想來是灌藥用的存貯器。

肖恩雙眸裏血紅之色大作，冷冷看著範閑的雙眼，而範閑持針靠近的步伐沒有一絲慌亂。

馬車裏忽然泛起了一種很怪異的感覺，範閑的鼻端忽然覺著有些微甜，空氣中滿是血腥，竟隱隱有些透紅，這股氣息來自於肖恩隱隱憤怒的身軀。

...

車外的虎衛與監察院官吏馬上感應到了車上的異常，沉默著奔了過來，取出了手中的武器。守在馬車下的王啟年回頭望了車中一眼，微微皺眉，然後對車旁如臨大敵的人們擺擺手，示意沒有什麼問題。

馬車上，範閑緩鑷從肖恩的手背上取下細針，掏出絹巾很仔細地擦試著針尖，然後抬頭微笑道：“謝謝肖先生的合作。”

不知道這針是刺在什麼穴道上，也不知道這針裏灌的究竟是什麼藥，肖恩渾身驚人的氣勢已經弱了很多，連麵容都顯得有些委頓起來。

“我尊重你，隻是尊重老年人。”範閑佯著身子往馬車外麵走去，“但你要記住，你現在不是什麼北魏密諜大頭，也不是威震天下的凶人，你隻是我的囚犯而已，如果你想嚐試逃跑，我會有很多方法殺死你。”

“大人，沒有必要這麼小心。”王啟年陪著他坐到路旁的樹下，看著範閑略有些疲憊的臉說道：“肖恩如果想重獲自由，就應該與我們合作，老老實實地進入北齊國境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你不明白，肖恩這種人物，就算被關了十幾二十年又如何？你看他的雙眼裏，除了怨毒之外還有什麼？還有洞察一切的可怕、還有熊熊燃燒的野心。如果他隻是要求自由，那就會與我們配合，但如果他要求的更多，就一定會想辦法逃走。監察院大牢裏看得緊，他沒有一絲機會，但這漫漫北上道路，他的機會太多，所以我要想盡一切辦法，在保證他活著的前提下，弱化他的戰鬥力和戰鬥**。”

“他為什麼要逃？”

“因為現在北麵的政權不是他服務了很多年，甚至為之被囚的北魏，而是北齊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雖然北齊皇室戰家，當年那位戰清風大帥與肖恩關係極好，但畢竟已經改朝換代了。肖恩被關了這麼多年，也不知道如今北麵的皇室究竟會如何對待自己。如果北齊皇室覺得他還有利用價值，那自然會尊之為上賓。但如果沒有這種利益，你想想，北齊皇室發瘋了，會讓肖恩這種恐怖的密諜頭領重新在上京立足？”

“那北齊為什麼這次願意用言公子來換肖恩？”

“因為兩個人。”範閑沒有往深處解釋，“一個是莊墨韓，還有一個...我猜應該是那位叫上杉虎的北方名將。”

“大人以為肖恩之所以會冒險逃走，就是因為他不相信北齊的皇室？”

範閑想到五竹叔對自己說過的那句話，幽幽歎息道：“做我們這個行當的人，本來就不會相信任何一個人。至於肖恩，肯定還有其它的想法，但我一時也猜不出來，我隻知道，必須活著到上京，就這麼簡單。”

“肖恩會在什麼地方動手？”

“出國境之前，如果入了北齊國境，他就算逃了，也是北齊的責任。”範閑淡淡道：“肖恩既然想讓北齊承認他的地位，他就不能辦砸了這次協議。”

他忽然站起身來，喊道：“今天不去驛站，就在野外駐營。”

手下們齊應一聲，自去各隊組織紮營事宜。王啟年有些疑惑地看了範閑一眼，範閑搖搖頭說道：“鍛煉一下，也適應一下，出了滄州之後，北麵就沒有什麼驛站可以用了，趁著離京都不遠，讓手下這些人盡快適應氣氛。”

“野戰不是扮家家。”王啟年見大人心憂難去，很識趣地又開始扮演捧哏。

範閑輕輕拍了拍手，笑了笑揮手讓他離開，然後一個人沉默地坐在樹下，雙眼看著那輛馬車，想著馬車裏的那個老人。

“我可不希望你忽然改名字叫肖申克。”

先前在車上紮針灌毒的時候，範閑依然有些緊張，他不知道肖恩究竟會不會暴起發難。幾番察探，他依然不知道在十幾年深牢大獄的生活後，這位天下屈指可數的九品上高手還保留了幾分實力，但他知道，在沒有覓得最好的時機前，那位恐怖的肖恩，一定會非常老實。

山風從範閑身後的樹林裏吹了過來，吹過他背上汗濕了的衣衫，一片濕寒。過了一會兒之後，他麵無表情地站起身來，朝著可理理的馬車走了過去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